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们家由山路马棚巷附近搬到东后街。一晃几十年过去,我从学步儿童成为花甲之人,生命之树的根深深扎在这条街。

那时我们家这里是土路,土很黏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则路面湿滑,走不了几步脚上就能粘上几斤泥,甩又甩不掉,一不留神鞋能跑掉。从我们家向南直到城墙根都是这样。当然,我们小时候去不了那么远,过了长生桥就是菜地了,没几户人家,荒得很,我们不敢去,大人们也没心思去。从我们家向北没多远就是百岁巷(有一段时间叫朝阳巷),再向北直通老府衙大门。由百岁巷向北都是砖头路,平常还好走,下雨天踩着跑空的砖滩会弄一鞋子水,裤筒里非潮了不可。走晚路要当心,没有路灯,看不清路面,绊个跟头是小,被游荡的狗咬了才算倒霉。直到我小学快毕业时路况才有所改变,从百岁巷到长生桥这段路铺成了水泥路,随后整条街逐步安装了路灯。晚上行人多了起来,自行车也有人敢骑了。

过去虽然路不好走,可街坊邻里的关系不错,谁家有事,大伙都来帮忙。有时设宴招待亲朋,来客能坐到邻居家的堂屋甚至房间里去。平时茶余饭后也常坐在一起谈天说地,从没有谁为琐碎事儿红脸闹翻过。那后的后街、后巷没有专职的清洁工人,可街道路面的犄角旮旯、大院的边沿角落都很干净。下雨了,无论谁家晾晒的衣物,发现了都会收放好不致淋湿,从没听说谁家丢失了什么

司徒河穿越田野缓缓而来,蜿蜒环绕着村子四周。水乡人家傍水而居,当时的生产队各有专属的码头,码头所在的支流河段自然划归各队拥有。我们队浅湾独特,东西走向,南北宽处又横加一道,整个河形呈“十”字形。在河道出口处的石板桥下,横拦了一张网,防止鱼跑外河;专门有人日夜守候,船行于此,下网放行。

春季到了,水温逐渐回暖。承包户买回不同品种的鱼苗放养河里。河水流通着外河,码头上淘米洗菜,僻静处汪牛放鸭,水草自生,螺蛳自产,不需要投喂饲料,当年都能生长到一二斤。

大雪节气后,可以腌制咸货了,承包户便抽干河水,拉网捕鱼,故乡俗语称之为“干河”。

干河在农村是一件大事,河岸边聚集着看热闹的男女老少,欢腾得如同过节一样。

干河前一天,在与外河贯通的地方筑个坝头,架上柴油抽水机,不停运转地往外河抽水。水面缓缓下降,鱼开始不安起来,纷纷跳出水面。河底黑色的淤泥裸露出来,只剩下河底一层浅水了。此时停止抽水,准备拉网捕鱼。鱼在浅水中没有了往日闲游的

在中国众多的湖泊之中,高邮湖或许没有太湖那般声名显赫,也没有“八百里洞庭”那般广阔无边,但它同样是一个令人心生敬畏的湖泊。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的高邮湖,面积700多平方公里,横跨江苏、安徽两省,东接京杭大运河,西连淮河入江水道,南界邵伯湖,北临洪泽湖,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静静地镶嵌在苏北平原之上。

高邮湖的风光,美得令人心醉。站在湖畔,放眼望去,湖面波光粼粼,仿佛无数颗钻石在阳光下跳跃,闪耀着迷人的光芒。远处,水天一色,分不清哪里是天、哪里是湖,只觉心胸豁然开朗。湖畔芦苇丛生,随风摇曳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绿色屏障。偶尔,几只水鸟掠过湖面,留下一串串涟漪。夏日里,湖心的芦苇荡一片翠绿;秋风起时,则会变成金黄色的海洋。

近年来,高邮湖迎来了前所未

老街

□ 陈忠明

物件。有沿路乞讨的,大家都会给一点零钱、盛些饭菜。我母亲当年更是心善,遇着年龄偏大的,不光盛饭盛菜,还要搬张小凳让人家坐在门口吃,有时还找些旧衣服给他们……

一天,我再次漫步在老街,玉带河边的夏家茶炉随着城市改造早已不见踪迹,当年来冲开水的人可是络绎不绝;秦家奶奶帮人浆洗的屋子还在;希望幼儿园里“鹅、鹅、鹅,曲项向天歌……”的稚嫩童声好像还在……焦家巷口附近路中的古井,现在的年轻人哪里知道,但它肯定还在路下,一潭清泉应该不会干涸。对了,小学时的余姓同学就住在这路边,只是这么多年来不知她去哪里发展了,家里的祖屋年久失修,几年前房顶就已坍塌了,是她家人将这里忘却了,还是在外发展得太好,顾不上这老屋了呢?

父母带我们居住的房屋还在,前两年才翻修过。隔壁陶家人去了北京,当年附近几百户人家都要挑着铅桶到这里买自来水,陶大妈整天守着水龙头,挣些零钱贴补家用。高邮师范的东大门还在,只是已多年没有学生进出了。

长生桥还在,过去宽阔的河面变成了小水沟,居民们淘米、洗菜、洗衣服的码头不见了。自来水给人们带来便利,日常生活不需要再到河边码

头了。

当年街上人来人往,卖冰棍的背着木箱或骑自行车驮着木箱,边走边敲,“呼、呼、呼……”路上行人或附近院落的人便知道卖棒冰的来了。还有那挑着担子的,一声不吭,只顾敲手中的小锣,“铛——铛铛……”小孩们晓得那是收破烂、换麦芽糖的,于是赶紧从家里找一些牙膏皮、甲鱼壳什么的换点糖吃。

再往南,已不是早先的菜地,路两边密密麻麻地砌成了房子,住满了人家。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买了一处二手房房,解决了家里的住房危机。

小时候,街道两旁还有些许空地,大院内也有不少。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,把大家吓坏了,惊恐之余纷纷搭起小棚子防震。后来随着人口增加,住房越来越紧张,以致小棚子加固改造成了住房。菜地没有了,鸡鸭也养不成了。邻里的走动少了很多,大家没时间闲谈了,有空搞点副业增加收入。即使亲戚姊妹间也来往少了,有事打电话,聚会到饭店。生活简单了,人情也淡薄了。

望着街上骑电动车的人匆匆而过,不觉感慨:不知故人皆已老,只觉迎面少年新。这条街上迎来送往几番,年轻人随社会洪流去了远方,至少是去了新城安家,那里有更完善的功能设施,有更便捷的生活。现在留下的多是退休后安居的老人,他们品着茶在路边下棋、打牌,或独自静坐、思考,品味人生。关于这条老街,他们有着太多的故事,有着忘不掉的记忆和放不下的情结。

条钻在稀泥里的草鱼和泥鳅,也能拾到河蚌和田螺,心里便乐开花,忘却了那刺骨冰水的寒冷。

河里的淤泥是天然的肥料,每年一次干河,总有勤劳的村民把淤泥挖上来,再把稻草切成数段,搅拌到黑黑的污泥中,当基肥备用。

按照河段承包契约,干河收获的鱼要上缴生产队一半,队里再给各户分鱼。按照家庭人口多少,把鱼的品种和大小均匀搭配,分成若干等份,堆在码头边上。父亲当过三十多年生产队长,每次分鱼,挑剩下那堆就是我家的,村民对父亲的分配从来没有过牢骚和怨言。

夜幕降临,炊烟袅袅。家家忙着烹饪鱼鲜美食,鱼香阵阵,鲜味四溢。大鱼是舍不得吃的,腌制上,等待到大年三十晚上或春节期间待客吃。当天炖煮的都是小杂鱼,不用剖肚子,手指甲一挤一掐就可以挤出内脏,搭配上腌来过冬的雪里蕻咸菜,炖煮出鱼胶质,趁热吃。第二天鱼汤裹着咸菜成了鱼冻,就着滚热的大米粥,有滋有味,吃出一头的汗。

干河捕完鱼,承包户撤掉筑好的坝头回水,小河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,静等来年放养鱼苗和收获……

根根洁白如玉的莲藕便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。

大湖旁边总有名城相伴。高邮湖东岸的高邮城,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。2016年,这座以邮驿文化、漕运文化、红色文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地位的古城,被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写下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北宋著名词人秦观,曾与苏轼等人会集于此,饮酒论文,留下许多佳话。而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汪曾祺,少年时就在这座城里生活,童年几乎是在湖边度过。他的《大淖记事》《受戒》等作品,都将高邮湖作为故事背景,用文字将对这片水域的情感写得淋漓尽致。

每当想起家乡的高邮湖,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。那是对一顷碧水的热爱与眷恋,是对那悠悠文脉的缅怀与铭记,是对魂牵梦萦的故土的无限思念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在龙奔公社临城大队尤圩生产队插队一年多。龙奔公社位于北澄子河南岸,是一大片宁静美丽的农村。小桥流水,蓝天白云;大片的农田,夏绿秋黄,充满了淳朴迷人的气息。那时,尤圩村里的房子并不整齐,瓦屋居多,间有草屋。每当夕阳西下,树影朦胧,炊烟袅袅,农人们荷锄而归,很像是一个优美的世外桃源。北澄子河向东奔流,而那些枝蔓般的支渠则滋润着大片的农田。这里生活着勤劳善良的村民,当然也有许多传说和精彩的故事。

据说,龙奔本是一个村庄,位于龙狮沟旁。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沟塘,东临龙狮沟河,南临南澄子河,西临周那墩村,北临三新村。关于龙奔之名的由来传说较多,归纳起来大约是三个。其一,据《高邮县地名录》(1983年版)记载,龙奔村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。说在古时龙狮沟,曾有一条乌龙戏水后龙腾而去,因此得名。其二,说是龙奔之名与唐代名将薛仁贵有关。传说薛仁贵大军东征高句丽时,曾在这里驻扎休整,从而留下了“卸甲”的地名。为了提升战斗力,薛仁贵还在此演练“龙门阵”。此阵曲折迂回,十分神秘。龙门阵的龙头向南、尾朝北、爪子分别东西,如蛟龙翻腾,效果令人震撼。他设想唐太宗威坐阵中,由他督阵保驾。不管敌人从哪方冲来,他都能指挥前后左右的兵马护驾。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果然从这个龙门阵南面飞马奔向沼泽湖。自古帝王称龙,飞马者奔也,因此而得名。其三则完全是一个神话,听来有点荒

小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结伴去摸鱼捉虾,度过许多充满乐趣的美好时光。

每年夏天,运河开闸放水用于下游农田灌溉,水退以后,农田边的沟渠里水很浅,但鱼虾特别多。这时候,我和哥哥便光着脚丫、穿着裤头,背着护篓、提着鱼具去捕鱼。鱼获很多,鲫鱼、虎头鲨、泥鳅、昂刺、白条、长鱼、螃蟹、螺蛳等应有尽有。不过有时也会捕上来蚂蝗、水蛇、癞蛤蟆,我胆子小,害怕这些东西,所以不敢下河捕鱼,只能在岸边搀护婆子替哥哥捡鱼。有时,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捕鱼,我们就分别从河渠的两头捕起,到河渠中段会合时,鱼都被赶到了一起,一网下去,收获更多,大鱼也多在这时才能捕到。

秋天,上游不再放水,沟渠里的水更浅了,没法下网捕鱼,但这时是掏螃蟹的好时机。沿着浅浅的河岸边走,你会看到一堆堆形似泡沫状的泥土,我们叫它“螃蟹耙耙”。掀开螃蟹耙耙,下面就是螃蟹洞。如果只有洞没有螃蟹耙耙,里面还有水,那就是长鱼洞,得用钩穿上蚯蚓钓长鱼。螃蟹洞用小铁锹一挖就是一只螃蟹,这种螃蟹不是大闸蟹,而是一种小河蟹,一般只有硬币大小,稍大的也有鸡蛋那么大,虽小但很鲜美。一个下午就能掏上半盆。回来后,和点面粉,把螃蟹用清水洗干净,全身粘上面,下油锅里一炸,连面带壳吃,香脆可口。在那个好多天才能吃顿荤菜的年代,这可是最好的美食了。

虽然秋天不能下网捕鱼了,但有一个抓鱼的好机会,就是“干闸坝”。河渠的交界处都

当年插队在龙奔

□ 王俊坤

诞,似乎与第一个传说也有些关联。相传东海龙王敖广不致孙悟空,向玉皇大帝告状。玉帝竟不理睬,反封孙悟空为弼马温。敖广十分生气,于是泄愤于地方,呼风唤雨,冲毁民房,淹没庄稼。玉帝闻之大怒,令二郎神捉拿敖广。老龙自知不敌对手,急向西南方向逃避,直逃到澄子河南边。后来,人们把老龙逃到的地方叫“龙奔”。

龙奔是一个神奇之地。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。我在这里插队时间虽然短暂,也算是了解一些民俗乡情,感受到乡亲的淳朴和友善,更多的是体会当好一个合格农民的不易。至今还记得一些细节。我到村里小伙小唐家去玩,他的母亲非常热情,一定要我吃下大锅灶烧煮的三只糖水鸡肫。在老下家吃的大蒜炒咸肉片,那个香味儿我以后再也没有品尝到。干农活,我干不过村里的妇女。挑稻把时,我虽年少气盛、有蛮力却缺乏韧劲。我还记得一群妇女嘲笑我时欢快的样子,我心悦诚服。在这里,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

转眼间,时间流逝了近五十年,龙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龙奔公社和卸甲、伯勤公社合并,成为卸甲镇的一部分,现成为龙奔社区。我原先插队的地方,由于城市东扩,已经融入了城区,当年的影子不多了。很高兴的是,“龙奔”这个名字还活着,古老而新鲜,寓意吉祥,也是龙奔人乡愁的原点。

童年取鱼乐

□ 聂凤康

有一个闸坝,此处往往较深,河渠水浅了,鱼便都集中到这些闸洞里。干闸坝是要有选择的,太大的闸坝水太深干不了,大小的闸坝没有鱼,选择中等的最好。先在闸坝两边的水浅处用土围断,然后把桶两边系上绳,两个人一起用力一桶一桶地把围着的水往外刮,最后闸口内的水会汇集在较深的一端,鱼也全部集中在这个较深的水塘里。用腿在水塘里使劲地把水搅浑,这时鱼就全浮出水面了,用手捧、用网捞都可以。干闸坝除了一些普通的鱼之外,鲢鱼和昂刺比较多,因为这种鱼喜欢钻在洞里。鲢鱼红烧特别好吃,烧汤也特别白。

冬天小河渠基本干涸了,只有大河里有水有鱼。大河里水太深太冷,我们只能看着大人们穿着皮衩在水草里摸鱼。

开春解冻后,在汛期未来、上游又还未放水前,好多沟渠都还处于枯水状态,但不少河床稍深一点处仍有淤泥,这里就是捉泥鳅的好地方。淤泥表面上只要有一个小洞,下面就会有泥鳅,小洞就是泥鳅的透气孔。用手在洞口边往泥里猛地一抠,泥鳅就会顺着小孔蹿出来,一会儿功夫就能捉到几十条。泥鳅只有手指般大,我们也不吃,一般都是拿回家剁了喂鸭子。

如今,孩子们放假、放学都是宅在家里刷抖音打游戏,我想他们再也享受不到我们小时候在田野里追逐玩耍、在沟渠里摸鱼捉虾的那种乐趣了。